

作家写作家

我所认识的张峥嵘

李友荣

张峥嵘的家安逸静美。我常在微信朋友圈看到她晒的她家的花，凌霄、月季、三角梅……花团锦簇。又因是作家，书房成了她家标配，书盈四壁。又还有茶室。她总是出人意料，比如她家客厅，没有一般家庭常有的布艺沙发，挂墙电视。

和张峥嵘初次见面是2008年。我现在也无法还原那天见到的张峥嵘。只记得脸庞清秀，个子高高瘦瘦，看起来文静，像个学生。张峥嵘那时是《视界》杂志的编辑，后来在报社当了记者。

每次去张峥嵘家，就像走亲戚。

她高兴起来，会把那些收藏日久的宝贝，比如茶艺小玩意、长把烟斗、有趣的木雕、可以烧茶煮水的铜制水壶，都一个个拿出来展示。那些玩意全在她手上闪闪发光，都有了花朵一般的灵性！我甚至觉得，这也是它们一生中

当中最美的时刻。

器物之美和人一样，美在万物都是相通的。

放出音乐是唱机。带指针、慢慢旋转的老唱片，像老电影一样，带给我慢时光的味道。那样的音乐，应该也在无数的夜晚像花儿一样，给予张峥嵘的文字以飞翔的翅膀。

又有微信书，一朵花开，一张笑脸，一场旅行，甚至一份最朴素的早餐……在她的眼里都值得记录。平常人，微信朋友圈发过即了，她却都做了收藏。

如此古灵精怪、富于才情的小姐姐，爱穿漂亮的衣服，爱戴漂亮的手串，爱戴夸张美丽的大戒指，在我的周边并不多见。

十多年长路星光，她有了今天傲人的收获与成绩。

散文随笔、人物传记陆续出版，《画像》《话佬》《天岳神山》《一代警魂张大尧》，还有在写而未出的作品《话俗》，以及曾是个微信公众号、现恢复为报纸专栏而依然在连续更新的“峥嵘看岳阳”。

又有，曾与作家梅实、查宜合作的岳阳本土知名文化品牌“三嘴策岳阳”，带来了令人难忘的岳州之光和“岳州印记”。

这样精力无限的小姐姐，常给人以错觉。

她是作家中的“设计师”。对家居空间设计，天生有一种狂热之爱。她的设计布置，天赋满满。她家里客厅、书房、餐厅之间的“墙”，可折叠收拢。打开整体宽敞明亮，夏天开空调又各分区域，不受影响。生活的雅兴，安放在茶室、书桌、餐厅、玄关、酒柜之间。家居布置，安排得那样妥帖，需要怎样的慧心巧思？生活在她，一半星河滚烫，一半柴米油盐；一半山高水长，一半栽花种草。

“谁曾是生活的不幸者，谁就有条件成为文学的幸运儿。谁让生活的祸水一遍遍洗过，谁就有可能成为看上去亮光的福将。当生活把你肆意掠夺一番之后，才会把文学馈赠给你。”读过作家查宜写她的文章，对张峥嵘的了解就变得立体，多出了敬意。

张峥嵘遵从父命，高中毕业来到岳阳，招工进厂，当了岳纺的一名纺织女工。岳纺当时效益好，在整个岳阳都有名。再后来，时代掀起了改革潮，岳纺也效益滑坡，带来了生存困境。张峥嵘外出打工，暂时离开了岳阳。后来她又回来了，重新扎根奋斗在岳阳……

从纺织厂下岗女工，到报社知名记者、资深编辑，又以女儿“举凡”的名字创建了自己的个人工作室，助力宣扬传播岳阳文旅与民俗文化，还获得过巴陵人才荣誉称号。

这其中的辛酸、蜕变，本就是一部励志的传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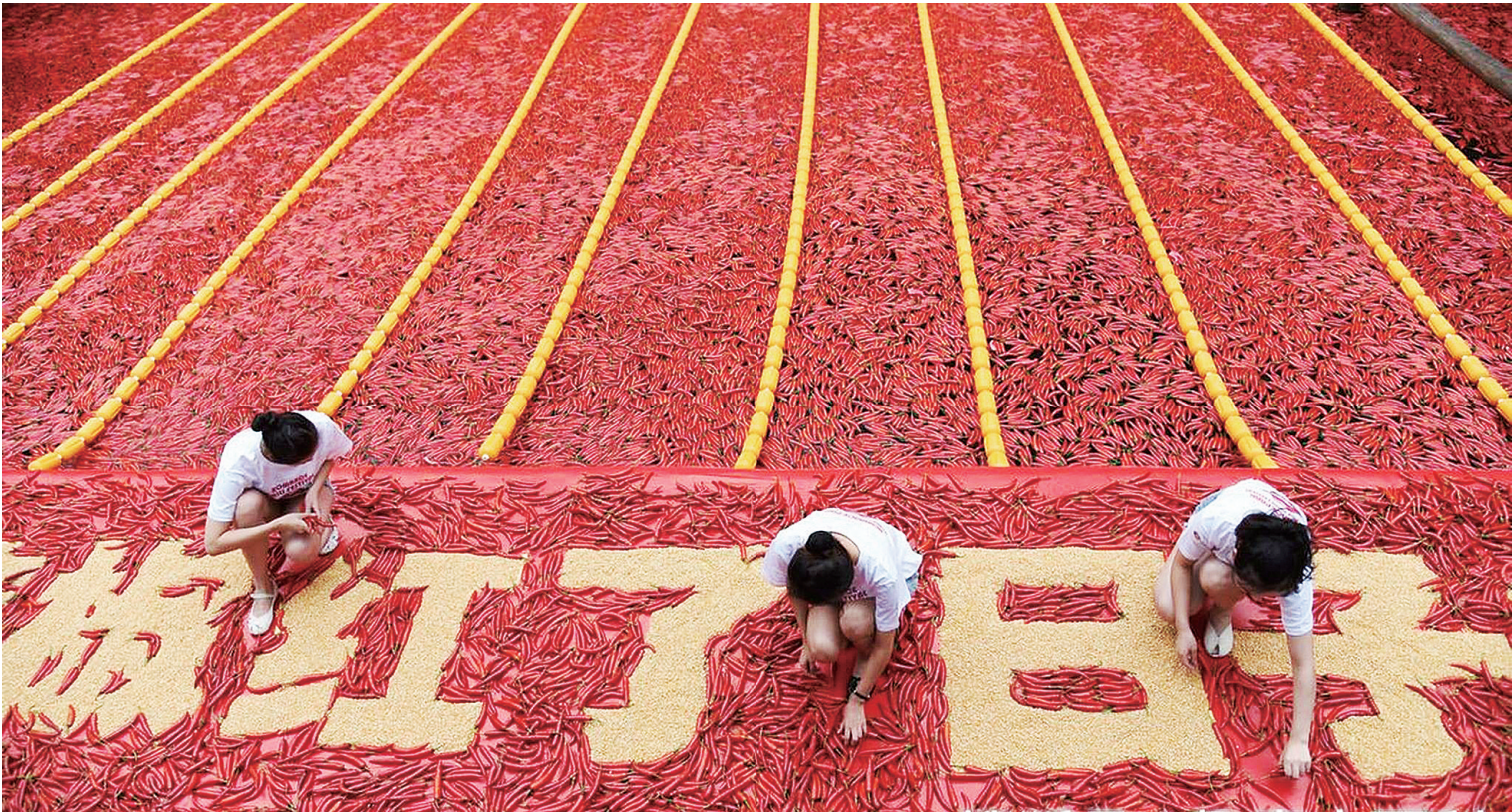
昨天收到张峥嵘发来的微信，打开一看，是一位红衣美女去她家访谈的短视频：镜头里，娓娓而谈的她，聊文学、聊生活，自信、阳光，一如初见。

写作要才情，要呕心沥血。而文字的宿命，便是从平凡处起步，在时间里萌芽，在春风里开花……

也觉得，十年如一梦。和张峥嵘十余年时间交往的片段，如绵绵细雨，似花非花，又如晚祷的钟声。流水不舍昼夜。没有一朵花从一开始就是花。

（作者李友荣，女，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张峥嵘，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名家新作



辣椒红了。

通讯员 摄

江湖说辣

水运宪

早些年，我的一位大学同窗在江西当过好几届文联主席。此公性情豪爽，有一次专程来湖南，在长沙聊发少年狂，忘情喝了三天大酒。返程那天我亲自开车送他回南昌，一路神侃，忘乎路之远近。实在意犹未尽，他竟然把我也强留了三天。自然又是杯深酒满、歌舞开怀，无束无碍。临别时忽然觉悟，此公在江西，我在湖南，一江一湖来去往复，这不就是走江湖吗？顿觉十分有趣。

其实湖南紧邻江西，性相近，习也相差不多。两省接壤的萍乡、醴陵、浏阳地区，语言颇为独特，唯有本地百姓知道相互的方言多有差别，在外地人听来，完全同腔同调。反正听不懂，就觉得那是一个地方的口音。至少地理环境无甚差别，气候条件大致一样，两地饮食起居种习习俗基本相同，尤其是嗜辣如命。有一种貌似科学的解释，说那是因为湿气过重，外伤关节内侵脾胃，只好借助剧辣发汗驱寒。湘赣交界的萍、醴、浏地区山高水冷，全年四季每天离不开辣椒，已然形成了千百年来的民间习俗。

想来也有些道理，国内其他高寒地区都偏好吃辣椒。比如四川，比如重庆，尤其贵州山区，吃辣也十分了得。东北那边虽然干冷却不潮湿，所以他们并不流行吃辣。东南沿海地区更能佐证这一点，海洋性气候除了台风，一般都阳光和煦，温尔文雅。江浙一带的朋友们无不心境甜美，因而喜吃甜食，就连说话都吴依软语，自然是享受不了辣椒那种粗暴的东西了。

而湖南人民差不多都痴迷于那一口辣椒。有位北方女作家问长沙市文联主席，你们当地人到底多能吃辣？回答说，长沙人炒辣椒都要放辣椒。

有一年我打算去湘西采集写作素材，当地文联主席在电话里劈头就问，能吃辣椒不？吃得辣你就过来，吃不得，趁早打道回府。问他什么原因，他说你不是要写剿匪题材吗？你晓得当年的土匪怎么说的？要吃辣子才不怕辣，要当土匪不怕杀。你要怕辣，人家见都不想要你。

去到那里才知道，文联主席此言不虚。武陵山和雪峰山两大山脉横贯于当地，湘、鄂、

川、黔四省边境线在那片区域犬牙交错，地理条件使然，自古就属于四不管地区。元末明初便流寇横行，匪患绵延数百年，史书是有记载的。当然，这与辣椒原本无甚相干，奈何那边的朋友性子刚烈，脾气暴躁者众多，他们又偏偏特别能吃辣椒，于是“不怕辣”和“不怕杀”就合辙押韵了。

那次我在湘西八个县前后采访了七个多月，起先还勉强能忍受，越往后越难以坚持。除了文联的朋友陪伴，当地军分区还指派了一名宣传科长协助，这几位军民天性嗜辣。明明做了好几碗菜，偏偏又要在火炉上架起一口大铁锅，把桌子上四五碗做好的菜一股脑倒进去，加一瓢水，再抓上几把干辣椒扔进去，呼呼啦啦一通乱炖。日复一日围炉品辣，于我来说那是绝对接受不了的。

州文联主席年近六十，土生土长，小时候读过私塾，是位老知识分子，对于吃辣的看法似乎比较客观，他说，不吃辣的人嘛有修养，少吃辣的人呢有涵养，经常吃辣的人那叫懂疗养。当然啰，拼命吃辣的人又显得没教养。怕只怕能吃辣的人，后来又吃不得辣，那就只剩下用轮椅送到老年公寓去颐养了。

江西朋友吃辣椒也是神勇无比。我那位同窗学友特喜欢吃腐乳，他那腐乳是自己亲手做的，每年都要送两坛给我。那东西我也很爱吃，可就是吃不了他做的那种。客观地说，他那腐乳绝对美味，外表红艳内里白嫩，初尝一口，简直鲜得无法形容，紧接着便辣得人额头冒冷汗。

前不久与几位来自南北各地的作家朋友特意去萍乡领略了一次“江西之辣”，行走下来眼界大开。都知道那边的人能吃辣，没料想生产和加工辣椒在那里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那天去到一个叫上栗的县，乡村公路旁边接连出现了几座非常现代化的展示场馆。里面的布局和摆设令人眼睛一亮，尤其那些独具地方特色的各类农副产品，还真不是一般连锁店看得见的。

大厅正中间布置了很大一个展示台，上面摆放着各种各样的辣椒加工产品，当即便吸引

了大家的目光。有一种用小玻璃罐包装的辣味萝卜干，外包装分为多种颜色，标明了辣味的强烈程度。有微辣款、中辣款、重辣款，特别醒目的还有一种爆辣款。“爆辣”两个字当即令众人咋舌，纷纷上前围观。

展厅服务员是个小姑娘，见大家很有兴趣，便取过一只爆辣款的玻璃罐，当众拧开盖子，微笑着请大家品尝，吓得作家们连连退后，唯恐避之不及。

能吃辣不能吃辣，不能以地域区分。以喜好吃辣闻名的地区，不能吃辣者大有人在。即便喜好清淡甚至偏爱甜食的海、苏杭一带，能吃辣乃至喜好爆辣者也不在少数。

普天之下，山区老乡喜欢吃辣，平原老乡很多人照样喜欢，海边人氏应该也有此类高手。据我所知，海南岛五指山一带出产一种指尖大小的辣椒，号称“黄灯笼”，别名“小米椒”，外表晶莹剔透，辣得极其凶猛。

话说回来，我以为无论从广义或者狭义方面来衡量，江西、湖南吃辣还是独占鳌头。江湖地位难以动摇。

既然全国各地都有如此众多喜好食辣的消费人群，萍乡这一带的乡亲因势利导，就地取材，积极开发特色辣椒产业，的确不失为一种生存之道，更是一条别开蹊径的致富之路。



阿婆与辣椒。

通讯员 摄

汉诗新韵

三月

刘建伟

三月，从冬眠中苏醒
宛如一朵被春风惊醒的花
悄然绽放在时光的枝丫间

风是最尽职的信使
怀揣着希望的密函轻盈而至
掠过连绵山川
拂过潺潺溪流
唤醒蛰伏于地下的精灵

油菜花似金黄的浪潮
汇聚成无垠的金色海洋
桃花、杏花、梨花争奇斗艳
粉瓣娇柔、白蕊纯洁、红蕊艳丽
是为世界精心雕琢的缤纷彩妝

鸟儿在新绿的枝头欢快鸣唱
婉转的歌声是对新春最热忱的礼赞
溪水欢快地流淌
奏响一曲灵动的生命乐章
每一滴水珠闪烁着光芒
诉说着生命的奇妙与遐想

孩子们在广袤田野尽情奔跑
清脆的笑声洒满一路
一张张纯真无邪的脸庞
是三月绽放的最美花朵

老人们也纷纷走出家门
沐浴在暖阳下
悠闲地唠着家常
岁月刻下的皱纹里
满满藏着三月的温暖

三月的阳光不燥不烈
仿若母亲温柔的手掌
轻轻抚摸着大地的肌肤
每一寸土地都焕发出勃勃生机
每一个梦想在田野上生根发芽

生命，在灵动的旋律中纵情歌舞
希望，在绚丽的画笔下肆意涂抹
此时岁月是一封写满诗意的情书
在三月的微风中缓缓展开
诉说着无尽的美好与眷恋

访郭亮小学旧址

（外一首）

谢午恒

老街很老
老街的新模样很新
街尽头的小学被一处民间博物馆收购
春风拍遍回廊
泉水缓缓拂动水底的苔藻
石头的牌匾正在镀金
前后两口古井也在修葺
如今游人如织
在此间逗留一小会儿
我遇到镇领导陪同市里的贵宾参观
随后一拨是区里的女部长
陪省里的专家考察

梦魂萦绕的老校园
如今秋色易容
陪我走玩的老弟
感慨道
一条多好的老街
只是毁了我儿时一所好母校
她的名字原来叫郭亮

红漆大柜

外婆把我妈妈的照片
嵌在红漆柜门的里侧
柜子是外婆的嫁妆
装下了乡下贫乏的时光
只有我的妈妈碧玉般光彩照人

外婆一打开柜门
就发呆良久
有次我看到她在抹泪
外婆说，快帮我点一点光明眼药
偌大的照片都看不清楚了
外婆患有白内障
我用那支短而细的玻璃棒沾上药粉
点在她的双眼内

外婆每次面对照片
都是泪眼婆娑
我后来才知道
妈妈得了一种叫做癌的病症

外婆88岁去世
若干年后，我的母亲也在88岁去世
家里那张大柜还在
比我还高大
但我一直不忍打开它的柜门

非正宗长沙人

曾德凤

我是个非正宗长沙人。

我出生于邵阳乡下，骨头里都是泥巴味。长大了读书混大学文凭，也不是长沙。之后，分配到了湖南日报社，开始了弓在办公桌前漫长的码字生涯。文字于我，就是木匠手中的木料，泥水匠手上的砖头，魔术师手上的扑克牌，一个讨生活的工具。

有成语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可我在长沙呆了很久很久，诸多方面却始终难以融入。

早年，我曾有心学长沙话。正宗长沙人说话，语调上扬，尾音拖得长长的，像在舌尖上跳舞。什么满哥，什么妹陀，什么绊哒脑壳，什么哦该咯，什么你港撒，方言得很。我鹦鹉学舌，可一出口，总觉得怪怪的，很久都难以适应，于是别别扭扭地按下了暂停键。由于自己的邵阳话也比较小众，外人听起来有时莫名其妙，于是便用一口万能的塑料普通话纵横江湖。

长沙的夏天，时常湿热得离奇，人闷得难受，我一直不太适应，很怀念没有那么湿热难受、比较干爽故乡。每当湿热的天气没淹没了身心一同难受时，恨不得拿个石头去砸天。

长沙的美食，还是不少的，譬如说和记米

粉，一些外地人来长沙旅游，最惦记的就是它，但我觉得和记米粉也当不得邵阳米粉。邵阳的米粉，那漫天红的辣椒油，那厚道的码子，那圆圆的造型，那弹牙的劲道，令人食欲大开，长沙和记米粉，只有谦虚的份。长沙的豆腐干子，也不错，但我觉得，比之邵阳的豆腐干子，明显少了许多烟火香气，也不够细滑。长沙没有的邵阳猪血丸子，更是吃得我乡愁铺天盖地，梦里梦外都是故乡的山山水水。当然，闻名中外的长沙臭豆腐，是可以和猪血丸子并驾齐驱的，只是我外乡的基因对臭豆腐不耐受，缺乏兴趣。故乡的糍粑，也最能吃出年味来，是那种年头年尾一直盼呀盼的鞭炮噼里啪啦的年味。

在外地人的眼里，长沙就是个不夜城，夜经济异常发达，三更半夜，不少街道还是灯红酒绿，人声鼎沸。可我不是给夜长沙添彩，而是与之背道而驰，一到晚上十点十一点，瞌睡虫便如期而至。我的夜生活屏蔽了灯红酒绿，简陋得只有鼾声与梦。我享受夜生活丰富的美名，纯粹是厚着脸皮共享了正宗长沙人的劳动成果，惭愧！

我虽是个非正宗长沙人，但对某些涉及长